

那家小館

雙城記 何冀平

下了飛機，滿心期盼，很快會看到初春北京的一片蔥綠，看到的還是一片灰濛濛枯黃的樹枝，好失望。進了城，路邊有些花，又好像已經開過了頭。會見朋友，從東一路向西北，這裏是北京「上風上水」的好地方，果然，在一道河邊看見了發芽的柳樹，嫩嫩的青綠，間中還有粉色的花。兩天後，應邀前往香山，便更不同了，一派初春美景，近年北京的風沙治理得很好，記得小時候，最怕春天，出門要戴紗巾大口罩，把頭整個圍上，還不免吃一嘴沙。

香山旁邊是國家植物園，這裏有間飯館「那家小館」。這家可是有歷史了，記得二三十年前，「那家小館」就開在香山園門口，店面不大，但很乾淨，座位也算講究，有4個人的小包間，到香山，對我來說看景色是其次，最想去的是在這家小館吃飯。

「那家」在清史上指兩支顯赫的家族，一支是滿洲的那拉氏，另一支是雲南地區的彝族土司那氏。這兩者雖然漢姓都為「那」，但血統、來源、歷史截然不同。滿洲那拉氏貴族世家，是最為人熟知的那家，慈禧應是這個家族裏最尊貴的了，雖然慈禧以葉赫那拉聞名，但她的祖先原本是輝發那拉，因為部落被滅而逃亡至葉赫部後才改姓。那桐，晚清重要的軍機大臣，他在北京金魚胡同的宅邸叫做「那家花園」。「那家小館」的創始人據說叫那靜林，那家祖輩為官裏調配御膳，傳下一部膳食秘譜，那靜林有廚藝底子，繼承祖傳食譜中的烹飪精髓，與現代廚藝、飲食理念結合改良，「那家小館」的菜從家傳古譜研發而來，保留了滿族傳統菜館的特色，形成了自成一派的那家菜。那靜林應是那家後人，承接祖業又有做廚的經歷，開了這間「那家小館」。

現在北京有不少間「那家小館」分店，香山這家應是最早起家的正宗，如今名聲大起來，已經不是小館。一進大廳，仿清式的裝修古樸典雅，沉重的木質桌椅、青瓷餐具，青銅大龍鳳托盤，都是古樸中透出典雅貴氣，進了包間，主位後面掛着一件明黃色龍袍，細看繡的都是鳳，應該是皇后的鳳袍。

請客的主人家問我想吃什麼？太久沒有來，早已經忘了曾經吃過的這裏的菜，只說什麼都好，應該都好吃，最重要是香港沒有。「那家」主打私房菜，皇驪子、秘製酥皮蝦、炙子烤肉、大蝦燴白菜、烤鴨，主人要了一大桌，最難吃到的、最吸引我的是兩樣北京小吃：糖油餅和炸糕，這裏的真是地道精緻別有風味。

德仁同學

此山中 鄧達智

尋找工作應用的照片，在手機上滑過以萬計的照片，忽爾跳出一張久遠的黑白照片。那是李德仁同學，我的初中同學。同窗一年後，各自轉校。我轉回區內，他轉出市區，仍保持聯絡，間或見面。

中四後，我繼續學業於北美洲，跟德仁的少年友誼風箏線沒斷。記不清是北美洲大學畢業後，轉到歐洲念我後來專業的學科期間會過面，還是倫敦的設計學院畢業後，偶然回流，留港工作初期碰過面？

很多、很多年之後我們再次遇上，他說我們對上一次的見面，是我已從英國回港定居，這是在他移居澳洲之前。

自問記憶力不差，離港到北美念書之後，肯定德仁與我見過面，可是已遲至回流工作之後？不敢肯定！

重點，相互尋找對方數十年，忽然在WeChat收到德仁信息，說是他的親戚轉轉找到我的賬號，終於聯繫上。3年前他從澳洲悉尼回港過年，傳來微信，說正與妻女回去梅州岳父母家拜年，恐怕時間倉猝來不及在返澳之前會面。

失聯數十年，無論如何，真想再見少年好友一面。

這之後，我們在微信互通消息直至2024年底，他回港探親，我們終於碰面，約同好幾位初中同學，一起到舊時我們經常踩單車遠至下白泥遊山玩水途經的流浮山，歡樂海鮮酒家聚餐。難得大家面容改變不算大，打開話匣子，時光猶如從來沒流逝，一見如故度過愉快的晚上。

臨別相約，一定要到澳洲探望，他家作客。

那夜同聚首的譚同學夫婦，先我一步，在2024年聖誕節到德仁悉尼家作客，更大讚老友廚藝不同凡響。

早定去年，2025年5月先飛西澳珀斯探望彼邦外甥女一家，然後自駕遊澳洲西部，隨後到東南大島塔斯曼尼亞、中部Uluru大石，遊過墨爾本，飛返香港之前往悉尼數天探望德仁。誰知去年農曆新年期間收到德仁信息，因着涼後引致嚴重肺炎。在斷斷續續的信息之間，他一再強調身體在向好的方面改善中。

才不過幾個月前，流浮山聚餐期間，德仁貫徹猶似初中歲月的正向、友善、爽朗。臨行惜別的約會未實現，他妻子在過年後沒多久發來信息。德仁肺炎不單止，更感染上惡毒細菌，縱使搶救、醫治，未能從死神的手中奪回生命。

收到信息後，好幾天沉默，德仁與我尋找對方數十年，終於見面了，就為說句珍重，再見，就此永別。



●德仁是我的初中同學、好友，中間失聯數十年，年前重逢。作者供圖

很好看的真人騷

發式生活 商台DJ余宜發

最近看了一個我覺得很治癒的內地真人騷《戀戀不忘的我們》。有關愛情的真人騷，都是透過節目去讓嘉賓配對或產生感情而成為一對情侶。但這個節目令我覺得有新鮮感的原因，是找回多對已經分手的前度，在節目中再次讓他們了解對方，看看有沒有機會重新再走在一起。

看的時候心情像坐了一趟過山車，有時溫暖到想落淚，有時又窒息到想按暫停，卻怎麼也移不開眼睛，繼續追看。節目中有幾對是帶著未解開心結的前任重新相遇，於是我們看見了最殘忍的感情樣貌，例如想復合卻不敢說、想放下卻又忍不住回頭、想開始新戀情卻總被舊傷拖住腳步。

節目最打動我的地方，在於它並沒有把「復合」包裝成浪漫的終點，也沒有把「重新開始」塑造成唯一正確的答案。相反，它讓每個參與者都必須直接面對自己當初為什麼分手，又為什麼分手後仍然會心痛。

其中一集「回憶殺」真的很致命。將兩個參賽者各自剪輯的舊片段交錯播放，那些曾經的日常生活——一起吃早餐時的瞬間碎碎念；雨天共撐一把傘；半夜發的晚安語音——全部變成了刀子，一刀刀往觀眾心裏插。有一位參賽者說的一句話，我覺得挺有意思，我專程暫停螢幕寫下這句說話，他說：「我以為時間會讓我忘記，原來只是讓我學會假裝忘記。」我聽了之後也流下眼淚。原來有些感情不是不愛了，而是愛得太用力，傷得太深，復合變成一種互相折磨的可能。

當然，節目裏也不是只有前任的糾纏，也有很新鮮、很青澀的火花。其中一對從一開始的試探，到後來男生主動做早餐，女生會偷偷在意對方有沒有好好吃菜，那種慢慢建立的信任和小心翼翼的喜歡，讓人覺得好療癒，我的嘴角不期然地上揚。

當追完之後我在想，這個節目其實不只是在談前任，更是在問我們一個更大的問題：「我們到底想要什麼樣的愛情？是再次面對曾經那個熟悉卻傷害過自己的人，還是眼前這個不完美，但願意學習好好愛你的人？」答案可能每個人也不一樣，但至少在這個節目裏帶出一個訊息，對於前任的關係，我們都曾經試着誠實地面對他們及自己。

古都的佛頂聖境

獨家風景 呂書練

首次到南京，熱門地點如中山陵、總統府、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夫子廟秦淮風光帶、老門東古街等都沒錯過。

我們從上海虹橋火車站乘坐早上高鐵，不用一個半小時就到達南京南站，再從這裏乘地鐵在苜蓿園站下車到中山陵景區。冬天不是最佳的旅遊季節，好處是人流少，環境清靜，尤其是梧桐樹影襯托的大道，即使在寒風瑟瑟下，亦別有一番味道。

很多人都知道，中山陵登頂要走392級台階，不少人望高卻步，平時走兩層樓梯都氣喘吁吁的我居然可以一口氣登上頂端，居高臨下俯瞰南京城，更大地在我腳下的豪情。但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卻是站在另一個風景區牛首山的山頂上。

如果說，中山陵是例牌打卡點，那麼，牛首山卻是此生必到之處。尤其是耗資40億、耗時十年打造的佛頂宮一帶，其別出心裁的外部造型和精美絕倫的內部工藝太絕了，予人強烈的視覺與心靈震撼。

來南京前，我雖做了資料搜集，但主要往「古」的方向走，卻沒想到，這個六朝政治中心居然是一個佛光普照的勝地。尤其是位於主城區南部的牛首山佛教聖地和市內秦淮區的大報恩寺遺址，不少到南京

的人都錯過這兩個地方，或者說到訪的時間段不理想。

牛首山景區主要以「一寺、一宮、一塔」的形式建設，寺在前，塔在後，後山則為供奉舍利的佛頂宮，也是重點。遠看佛頂宮外形像個「大榴槤」，巨大的袈裟穹窿蓋於上方，象徵佛陀無量加持。內部共9層，地上3層、地下6層，但並非全部開放。一樓是禪境大觀，中央放置一尊巨型玉製臥佛，據說能進行360度旋轉，寓意佛法恩澤四方。宮內各層從地面圖案、牆上裝飾，到頂端繪畫和陳列品都極其精細和奢華，向上望是一座橢圓形的巨大穹頂，美輪美奐得讓人失語。置身其中，猶如經歷一場精神和肉眼的雙重洗禮。

宮殿外有個寬闊的廣場，旁邊有座高88米的佛頂塔，九級四面，是一座唐代風格的建築。遊人登塔遠眺，不但可以俯瞰牛首山全景，更可遙望南京城。尤其傍晚時分，塔內和掛於路邊樹上的燈籠亮起，與夕陽互為輝映，從石階漫步而下，氛圍極佳。同樣遊大報恩寺遺址公園，最好也是下午去。這座被譽為天下第一塔在南京標誌性建築內，也有一大批精美的國家級文物和佛教聖物，且最大看點當數晚上7點左右開始的「點燈」儀式，約為時半小時，其間，琉璃塔內輪流閃射出不同顏色的光線，流光塔影相當迷人。（滬寧行之五）

當春分遇上「二月二」

百家廊 鍾倩

春風捎來花信，春雨翻動泥土，幾場倒春寒過後，春分節氣不約而至。今年春分，恰逢「二月二」龍抬頭。這一天，又稱「春耕節」「農事節」「春龍節」，民間素有「理髮去舊」、舞龍舞獅、熏蟲等習俗。大地回暖，人們出來活動。北方人吃炒豆、打糧囤。小時候，母親提前兩天就泡發黃豆，先泡、再晾、濾水，最後入鐵鍋炒熟，可甜可鹽，見豆粒變黃，就是熟了。母親說，這叫「蟹子爪」。我迫不及待嘗幾個豆粒，嘶嘶哈哈燙嘴，嚼在嘴裏「嘎崩」脆。等黃豆涼卻，母親分成幾袋，給鄰居和同事送去嘗嘗。我蹦蹦跳跳上學去，一路上，這家鄰居給抓一把金豆，那個同學家給捧一把，等走到學校，吃得肚子發脹，但心裏暖着呢。

「春分麥起身，一刻值千金。」節氣是農人的「溫度計」。二月二，趕穀倉，電視劇《生萬物》中綉綉在大舅娘手把手的示範下學着打糧囤。她用簸箕盛上草木灰，在院子裏畫一個大的灰圈，再在灰圈中間攤糧食，邊炒活邊祈禱糧食滿囤、五穀豐登。

「春分者，陰陽相半也，故晝夜均而寒暑平。」春分，即晝夜均分之時，天氣回暖加速，東風試暖如霧。拉祜族史詩中有個生動的比喻：「春分之後，太陽騎豬走；秋分之後，太陽騎馬走。」這個描述極具鏡頭感，意為春分後光照時間長，大自然不用吆喝，人們就知道出來享受：開學的學生曬被子，貓冬的老人曬太陽，所

到之處皆是勃勃生機。

春分有三候：一候玄鳥至，二候雷乃發聲，三候始電。有家燕的地方就有百姓家，因燕子回歸時間與古代春社相近，也稱「社燕」。一句「似曾相識燕歸來」，為春分長卷做了眉批。驚蟄使人聯想到春雷，但那只是「小試牛刀」，春分才是「雷乃發聲」的主場，雷公擂拳如鼓手鏗鏘，展開浩大聲勢。如果說雷聲是鼓手，那麼閃電則是燈光師，雷聲出則萬物出，雨水充沛，雷聲也浩蕩。雷鳴電閃，標誌着陽氣強盛迎來一個臨界點。

今非昔比，草灰打囤、送春牛圖等傳統儀式在城市裏不再有了，但農耕時代的恩惠還在——「立雞蛋」、放風箏、吃春菜、結伴踏青，這些都不失為春日裏的一大樂事。沒有風箏的春天是不完整的。上學時，父親買來竹篾、線軸和美術材料，和我動手紮製風箏。我負責畫圖案，父親紮架子，多半還要糊漿糊。等大功告成，我們就去操場上放。春天多風，且無常，南北風輪流值班，吹亂了頭髮，也把風箏帶向高處。趕上晴暖無風的周末，看吧！廣場上的風箏斑斕搖曳，蜈蚣、燕子、蝴蝶、蜻蜓、八卦……欲與天公試比高，懸墜在樹枝上的也不少。放風箏關鍵在一個平衡，這與春分節氣同樣的道理。

最懂風箏的匠人當屬曹雪芹——《紅樓夢》第70回，李執勳林黛玉放風箏說道：「放風箏圖的是這一樂，所以又說放晦氣，你更該多放

些，把你這病根兒都帶了去就好了。」借李執勳之口，道出曹雪芹的悲憤心。曹雪芹少年時代在金陵度過，對做風箏的樣式和方法瞭如指掌。一部《南鸞北鸞考工志》，涵蓋43種風箏「紮、糊、繪、放」。「以為今之有廢疾而無告者，謀其有以自養之道」，用紮風箏手藝惠及眾生。儼然，《紅樓夢》乃是他放出的最大風箏，至今在後人心裏高高飛升。

近幾年來，春分提前，意味着春菜早上市一個禮拜。春筍、薺菜、麵條菜、香椿芽、花椒芽、馬齒莧、蒲公英……讀識這些菜名，就頓覺耳目清新。一定要去趕趟大集，討價還價熙攘熱鬧，大風嘶吼擦着耳際，不經意間把身體裏的某個地方喚醒。買上兩兜綠油油的春菜，就是把春天帶回家。擇、洗、剝、晾、沾泥帶土的，有時還會跑出隻小蝸牛。回家蒸包子、炒雞蛋、做鹹食，在動手出汗中釋放情緒，完成春天的功課。

春分前後，春困相隨，這也是一種幸福的特權吧——午後打個盹，做個春夢，醒來時分，陽光如一匹瀑布從高處流淌，把整個人都照得暖烘烘的，恍若身披錦衣。窗外大風呼嘯，恨不能把門窗掀翻在地，還時不時下點小雨，但這雨也變得溫潤起來，大有「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的意味。

一犁春雨，一竿春光。親愛的朋友，慢慢走啊！與春天肩並肩，走進一萬次春和景明的生命之春。

李銘森老師一路走好

演藝蝶影 小蝶

香港劇壇甫踏進馬年不久便傳來資深舞台導演李銘森離世的消息。劇場人大都稱李銘森為李老師，因為他自世紀九十年初在香港演藝學院任教至退休，為香港劇壇培育了不少戲劇人才，特別是編劇和導演。現時香港不少編劇、導演，以及演員都曾經是他的學生。

我雖然不是演藝學生，沒有受教於李老師，卻也跟隨他的學生稱呼他「李老師」。我與李老師認識是因為當年編撰《戲劇大師鍾景輝的戲劇藝術之舞台篇》一書。書中有一環節是King Sir（鍾景輝）與他的十名舞台拍檔的對談，李老師便是其中一人。

雖然李老師是桃李滿門的戲劇前輩，與我交談時仍謙遜有禮，笑容可掬。他告訴我他在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來港。當時他覺得香港人對內地人並不特別接受，而他在香港又沒有親

人，所以感到孤獨，更惦掛他在內地的戲劇生活。

由於他對戲劇仍然懷着熱情，便鼓起勇氣拿起筆桿，寫信給當時任職香港話劇團藝術總顧問的King Sir，向後者表達自己對戲劇的熱愛。King Sir閱畢他的信後，被這名對戲劇藝術懷着無比興趣和熱誠的陌生人感動，親自打電話給他，並邀請他到話劇團觀看排戲。

就是這樣，李老師再次走進劇場，亦首次與香港戲劇連結起來。後來，King Sir推薦李老師為香港話劇團導演。1985年，他分別於1月在香港劇壇初試啼聲，導演意大利劇作家哥爾多尼的名劇《女店主》，又於12月為King Sir執導的《小井胡同》任副導演。翌年，他再次獲得話劇團邀請導演《紅白喜事》。他說他那時不懂得選擇什麼劇目，King Sir給他的錦囊是：「導你自己最熟悉的戲」，並且推薦中國評劇院在1979年首演的《紅白喜事》。

之後30多年，李老師導演了很多舞台

劇，其中《賽金花》《秦二世》《北京人》《七十二家房客》《狗兒爺涅槃》《正在想》《小井胡同》《原野》《茶館》《幸遇先生祭》《聊齋新誌》《一年皇帝夢》等都是與中國歷史或社會有關的劇本。他大概是深受King Sir給他的建議影響，所以特別喜愛執導一些他熟悉的社會環境和題材的劇目。在香港眾多舞台導演之中，他應該是執導「中國風」背景劇本的專業戶，無人能出其右。

可惜的是，李老師在晚年面對雙重打擊，與他從內地來港的妻兒先後離世，我聽到消息後也黯然。李老師近年積極生活，我曾看過他與King Sir等人一起打麻將的照片，為他在生活中找到樂趣而高興。沒想到再聽到他的消息竟是這樣。據說他的肺部有問題，一直在休養，但身體較弱。今年2月下旬開始轉差，終於不敵病魔離世。他沒有公開舉殯，昨天已由親人為他舉行簡單的告別儀式。

李老師，一路走好。

深圳的山與海

細說星光 董仁

時代劇向來是我看劇的優先選擇，儘管劇情一般都比較煽情，但能帶來較深層次的思考空間，就不計較演員、畫面、化妝的相對平淡。最近看以深圳作背景的《我的山與海》，講述貴州山區少女方婉之南下深圳的個人成長故事與時代變遷之南方深圳的個人成長故事與時代變遷。

故事講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20歲的方婉之（譚松韻飾）在家鄉身世曝光後，離開貴州大山，在深圳與李娟結成好友，共同鬥在改革開放的前沿。她們從最基層的電子廠女工做起，歷經「三來一補」時代的艱辛；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衝擊前後，從擺地攤、開小店，到創立自己的服裝品牌，勇敢抓住時代機遇。該劇以兩位女性的命運為主線，生動刻畫了南下打工潮、金融危機、產業轉型等歷史片段，不僅是個體從「山」到「海」的遷徙，更是一代人在改革開放大潮中，從「製造」到「創造」的奮鬥史詩。

看《我的山與海》就是看深圳的發展史，看深圳特區從當年「邊陲小鎮」到「國際大都會」的傳奇。始於1979年蛇口工業區的「開山第一炮」，深圳特區正式成立於1980年8月26日，至今已走過45年風雨歷程。香港觀眾對深圳自然不陌生，它是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深圳的經濟增長堪稱世界級奇跡，GDP從1979年的1.96億元，一路飆升至2023年的3.46萬億元，年均增長率高達20%。產業結

構也從早期的農業為主，轉變為以金融、科技為核心的現代服務業和先進製造業為主。

深圳作為改革開放的「試驗田」，誕生了許多記錄時代變遷的經典劇集。如果想看創業奮鬥史，首選《外來妹》（1991）和《深圳人》（1991）；如果想看都市商戰與情感，推薦《深圳之戀》（1995）和《相愛十年》（2014），近年就一定是《我的山與海》最具代表性。

劇中女主角方婉之從縣長千金跌落為打工妹，她骨子裏憋着一股不服輸的勁兒。面對命運重擊，她既不怨天尤人，也不走捷徑，而是靠「白天流汗，晚上點燈」的笨辦法，在深圳商海中殺出一條血路，最終實現從「山」到「海」的蛻變。譚松韻在2005年因拍攝電視劇《好好過日子》接觸表演，之後《最好的我們》《以家人之名》等作品廣受喜愛，演技靈動自然，擅長演繹青春成長題材。她擁有極高的國民度，是業內公認的「收視女王」。至於飾演李娟的董晴曾憑《以法之名》獲得CMG第四屆中國電視劇年度盛典「年度新銳」榮譽。兩人在劇中扮演一對好姐妹十分投入，很多場戲都能帶動觀眾走進導演預設的喜怒哀樂中。



●《我的山與海》中譚松韻飾演方婉之。作者供圖